

纪念《荒原》发表100周年：

百年《荒原》与“荒原”百年

□曾艳兵



T.S.艾略特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这是20世纪英美最重要的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The Waste Land)起首的几行诗，许多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该诗发表于1922年，迄今整整百年。《荒原》被誉为现代诗歌中的里程碑，西方文学中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与社会文化批评家特里林说：“《荒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英语诗歌，它的打磨最为巧妙精心，它的气氛最为磅礴，因为它的主题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它把这种现代生活描绘为个人绝望的空间。”这首诗不仅影响了几代人的诗歌创作，甚至改变了人们的诗歌观念，乃至文学观念。百年之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首长诗，大声朗读或是在内心默念时，仍然感觉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即便该诗中每一句都读熟了，我们依然还能从中读出某些“出人意料”的新意。

一部社会记录

《荒原》的晦涩费解尽人皆知。艾略特创作的《荒原》原稿有800多行，后被庞德大段大段地删削，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434行。经庞德删改过的《荒原》于1922年10月中旬，先后在美国的《标准》和美国的《日晷》上发表。第一版单行本在12月15日出版。《荒原》的原注是当时为了增加单行本的页数，应出版商利弗莱特(Liveright)的要求而加上去的。这首诗最初发表时，几乎无人能懂。后来艾略特给诗加了50多条注释，但是读者在研读过注释之后，发现这些注释也并不好理解。艾略特



后来对于这些注释有些心生悔意，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之任之了。艾略特将庞德修改过的原稿寄给了纽约律师奎恩(John Quinn)，因为1919年艾略特几近精神崩溃时幸得奎恩的热心帮助。《荒原》原稿也就从此隐匿不见了。一百年来，关于《荒原》的主旨有关评论和分析数不胜数，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不外乎基督教神学、社会学、个人精神自传等几个方面。英国批评家皮特·琼斯说：“毫无疑问，艾略特的杰作《荒原》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读法，既可以当作一首追求的诗，也可当作一部社会记录，一次在微弱希望光照下对无望枯竭的生动召唤，一次对于心灵深处景象的探索，一种思想。”《荒原》更多的是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英国伦敦，乃至欧洲的日常现实生活。英国当代著名传记学家林德尔·戈登在《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一书中写道：“《荒原》不过是伦敦平淡无奇的一天。这首诗从早九点写到夜幕降临，一边是堕落的城市里戏剧性的生活片段，一边是几乎冲破紧闭的双唇唇口而出的告解，两者突兀地相互杂糅，为这首诗带来巨大的冲击。”正如诗中所写：“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脑子里竟没有什么？”“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我们明天该做些什么？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如此看来，《荒原》似乎就是一场现实主义的诗。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荒原》是一首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的诗。吉尔伯特·海厄特说：“艾略特的许多诗歌都源于今天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后者注定了前者的冲突中遭受痛苦，虽然不至于消亡，但会变得残废或扭曲。”“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造成了社会的畸形和人的异化。在《荒原》中艾略特甚至将自己化身变成特瑞西斯，一个“长着皱褶乳房的年老男子”，一个畸形怪异而又有某种特异功能的人物。

曲。”“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造成了社会的畸形和人的异化。在《荒原》中艾略特甚至将自己化身变成特瑞西斯，一个“长着皱褶乳房的年老男子”，一个畸形怪异而又有某种特异功能的人物。

开一代诗风

在某些神学家或信徒看来，《荒原》是一首有关信仰的诗，准确地说，一首有关信仰失落之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麦格拉思就将《荒原》第一章选入他编选的《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并在前言中特别提及《荒原》原注中提到的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话：“我徘徊，我的上帝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走失了，离你是那么遥远，我自己已变成了一片荒原。”在艾略特看来，人们远离上帝，内心将会是一片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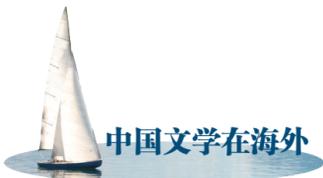
在艺术上艾略特开辟了一代诗风，影响了后面数代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借神话说话，借历史说话，借诗歌说话，他的长诗俨然成了一部“关于诗歌的诗歌”，即“元诗歌”。艾略特通过再现其他人的声音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似乎只有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并对之产生反应才能靠得住地把握“现实”。当代学者彼特·阿克罗伊德写道：“《荒原》的主题与意象既是他自己的，又不是他自己的，它们在他引用的与记忆的东西之间连续不断地震颤……这既可以说明他诗歌中的那种奇特的共鸣效果，也可以解释他的诗歌何以没有特别强调什么。这样，如果一位读者要使这首诗产生某种意义，他就不得不加入自己的声音。”墨西哥诗人、199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则说：“《荒原》要复杂得多，它被说成是一幅拼贴画，但我倒认为它是拆卸零件的一个汇总。一台通过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与读者之间的旋转与摩擦而发射诗歌含义的奇妙的语言机器。”《荒原》仿佛就是一部奇妙的语言机器。

《荒原》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神奇地运用了现代蒙太奇的剪接手法和拼贴技法。长诗把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宗教人物和说教、古典文学和历史故事以及现代西方的生活片段等等奇妙地剪接在一起，把看似互不相关的戏剧性场面拼贴在一起，把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共同纳入一个以荒原为中心的符号结构，使这些看似无关的场面和意象获得了内在的联系。“一堆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诗人用这些“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支撑起他的“断垣残壁”。诗的每一个细部都是碎片，但正是这些碎片共同构成了诗的主题。长诗引述了欧洲神话、梵语神话、佛教神话、圣经神话、希腊和罗马神话，这些神话看似一堆碎片，但若拼贴成一幅完整的图像，却能使荒原恢复勃勃生机。

《荒原》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和绝望。“荒原”一词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它已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与研究

□[俄]马萨利莫娃·达里玛·德米特里耶夫娜 敬如歌 译



中国文学在海外

马萨利莫娃·达里玛·德米特里耶夫娜，俄罗斯汉学家，诗人，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汉语教师。马萨利莫娃1956年出生于乌兰乌德，197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语系(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以博士论文《元好问之于中国中世纪文学的创作地位》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完成答辩，获得语言学副博士学位。作为一名资深汉语教师兼中国诗歌爱好者，马萨利莫娃教授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汉语教学方面颇有心得，因其中国诗歌翻译在俄罗斯布里亚特汉学圈负有盛名。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中国学者、读者们交流，谢谢各位关注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尤其是对俄罗斯中国诗歌研究的关注。俄罗斯汉学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年历史，我本科就读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就是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而言，中国诗歌，尤其是唐代、宋代的古典诗歌非常吸引人，这种吸引力自苏联时期一直保留至今。这两个时代的中国诗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我认为不仅仅在于诗歌创作者的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更在于唐代、宋代创作诗歌的人数多达上千，这是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难以媲美的。

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兴趣是在学生时代形成的。1974年我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语系(苏联时称作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有些微妙，发生了不少复杂的事情妨碍了中苏交往。但是，我的父母、亲戚们都支持我选择汉语专业，他们相信未来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正常化，而两国人民也会在彼此交流合作中受益匪浅。当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时，一定会需要懂得彼此邻近语言的人才，这样才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得到发展。这也是我选择汉语的原因，尽管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两国关系才迎来正常化。

当我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习的时候，著名的苏联汉学家彼得洛夫(B.B. Петров)、谢列布利亚科夫(E.A. Сербряков)给我们开设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这两门课，但是受到尼古京娜(Т.Н. Никитина)老师的影响，我选择学习古汉语，我当时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和古汉语语法相关。有了古汉语知识的积淀，后来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选择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不过直到我在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任教以后，我才真正开始对中国古典诗歌燃起研究兴趣。

我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最先感兴趣的是中国金朝。当时我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了解到，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5年)，这个朝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持续的时间很短，我对金朝王朝兴起、衰败的过程并没有多大兴趣，吸引我关注的是这个朝代的名称，“金朝”在俄语翻译中有“金”(黄金)的含义，所以我开始好奇这个短暂存在过的朝代有什么文学作品吗？尤其是有没有诗歌呢？如果有的话，又是哪些人创作的呢？后来，在不断了解金朝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金朝不仅保留有丰富的中国文学遗产，还进一步延续了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就体现在元好问(1190—1257年)身上。当时在苏联关于元好问的研究、作品翻译近乎于空缺，元好问的名字仅仅出在两三本有关中国金朝文

学的苏联汉学著作里，苏联汉学家提及元好问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居住在金朝的领地上，只有元好问的个别诗篇被翻译了——《东山》《秋怀》《饮酒》《种松》。另一部启发我研究兴趣的书是英国学者布什(S. Bush)写于1969年的《Literati Culture Under the Chin》，这本书从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角度概述了中国金朝的文化。我认为，诗歌有时候并非只是诗歌，更是一种历史信息资料，可以反映某种社会关系、历史进程，有时候诗歌或文学作品可能是研究某一个历史朝代唯一的可靠资料。因此，对于那些俄罗斯汉学界尚未充分研究的中国诗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姓名的诗人们，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而元好问，作为一个金朝诗人，不仅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更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我看来十分具有研究意义。因此我最早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是从元好问开始的。

我个人最满意的学术专著是《唐代女性诗歌》及《唐代宫廷诗歌》，因为俄罗斯汉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两个独特的诗人群体：女诗人和君王诗人。在俄罗斯曾经有人翻译过一些唐代女诗人、君王诗人的作品，但是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综合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研究具有开拓性、首创性。通过研究唐代女性诗歌，可以洞察到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生存状态及环境，而君王诗歌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时代中国统治阶层的关注要点。诗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中国古人的思想变化，极大丰富了俄罗斯读者的眼界，从而使他们爱上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诗歌在俄罗斯的传播而言，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好的翻译可以让读者对诗人、诗歌产生好感，进而加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感知能力。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译困难，不仅仅在于诗歌复杂的韵律、规则，更在于诗歌蕴含的大量史实、历史名称、地理名称、暗示、比拟、风俗习惯、俗语以及对现实现实的影射。后者对于俄罗斯读者而言非常陌生，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既要照顾到俄罗斯读者的理解水平，同时也要有扎实的中国知识，才能翻译出正确、可被理解的诗歌内容。在我看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要点，其一是精准度，就是要精准、正确地翻译中国汉字、词组的意思；其二是鲜明性，要让不懂中文的俄罗斯读者也能理解中国诗歌的内涵。但是，实际翻译过程中，很少有俄罗斯译者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为什么呢？如果按汉语意思去精准翻译诗歌，那么诗歌往往很难被读者理解，译者不得不采用一些解释性的翻译方法，去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与此同时，这些译者的阐释性翻译破坏了诗歌原有的意思。此外，我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哲学思想也很难翻译，首先译者需要确定诗歌作者是哪一位中国哲学流派，然后还需要掌握这个哲学流派的术语，只有如此，译者才能真正翻译出诗歌蕴含的哲学思想。我个人比较满意的翻译诗作是唐代张彦容的《和薛昭合婚诗》、白居易的《蜀路石妇》、唐高祖的《嘲苏世长》、海印的《夜舟》以及沈氏的《同情夫诗》。

根据我对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了解，我认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关注集中在《诗经》、唐代和宋代。《诗经》里大量匿名诗人留下的诗篇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丰富内容引人注目，而唐代、宋代的诗歌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创作人数众多，作品

数量众多，唐代据我所知有两万名诗人，有五万多首诗歌，而且还存在独特的诗人群体，如帝王、女性。俄罗斯读者很大程度上对诗歌的主题感兴趣，比如和自然、祖国相关的诗歌，或者是带有哲学思想的诗歌(尤其是佛教相关)，此外还有那些表达中国人道德观、价值观的诗歌。其中历史主题相关的诗歌在读者、学者群体中都最受关注，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第二，中国古典诗歌里包含有大量中国历史、哲学信息。

对于俄罗斯汉语学习者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必不可少的知识来源。俄罗斯高校、俄罗斯研究院都是学习、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主基地。从群体上看，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人群有如下几类：其一，以教授汉语、中国文学为主的俄罗斯高校教师；其二，俄罗斯科学院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其三，俄罗斯高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其四，中国古典诗歌爱好者。前三者都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后备军和主要引导者，他们经常参加各种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对中国诗歌有较高的鉴赏能力。而第四类人大多不会中文或中文水平较低，他们一般了解个别著名的中国古典诗人，比如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歌是俄罗斯汉语学习者很好的学习资料，通过学习诗歌，学生们能极大地扩充词汇量，更深入地理解汉语语法、学习大量汉字，进一步地丰富自己对汉语的理解。

在俄罗斯出版中国诗歌相关的研究著作、译作一般不存在任何难题，因为中俄关系向好发展的趋势，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促使出版社倾向于出版和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像是论文发表方面，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报告、会议演讲，也包括中国诗歌研究方向的文章，有时候会得到相关活动组织的资助。现在俄罗斯有一些中俄合资的出版社，他们专门出版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俄罗斯语学者在文学、诗歌领域的研究著作，这些出版社无疑对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促进作用。不过我的研究专著主要是靠个人出资，个人出资在选择出版社、印刷份数、书籍设计方面都比较自由。未来，我计划继续研究唐代诗歌，专注于诗歌与佛教思想之间的联系。

俄罗斯汉学的研究发展也不局限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其他地方也在陆续发展。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汉学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布里亚特的东方学研究开始发展。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毕业的学生们成为来布里亚特传播汉语知识、教授中国文学的最早一批成员。在布里亚特和中国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医学和民族学领域。我所任教的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是布里亚特最早创建东方语系、教授汉语的高等学府，自1991年来，学校就制定了任务——培养一批懂汉语并具备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民族学知识的汉学家，目前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中文知识的高素质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科研院所、高校继续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并在俄罗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还到中国学习。未来，也期待更多中国人来到布里亚特，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研究的成果！

(本文译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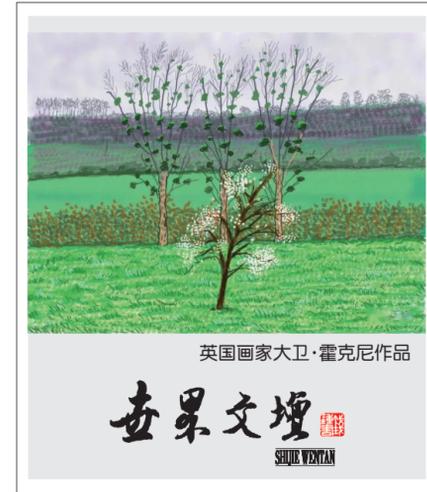
■书 讯

近期，《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川端康成一直以来被誉为日本昭和文坛的巨匠，凭借《雪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等作品受到世界瞩目，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日本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本书作者小谷野敬通过对川端康成的大量日记、书信和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细致分析和研究，以反歌谣式传记的客观笔触，从跌宕起伏的童年经历、苦涩无奈的失恋故事到徘徊迷途的自杀之谜，全方位勾勒出日本文学巅峰人物传奇且充满争议的一生。通过真实再现川端康成人生轨迹的每一个细节，力图揭开这位日本文坛风云人物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颠覆长期以来广大读者对这位文学巨匠的固化认知和定位，探究川端康成鲜为人知的双重面貌。

小谷野敬整理出了川端康成的年谱，从而将传记的线性叙述精细到了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于某日的具体时间点。“精细且复杂”的细节描述是《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这部传记给人的第一直观感受。(世闻)



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作品

壹果文壇
SHUO WENTAN